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二

无名箫三

卧龙生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二

无 名 箫 三

卧龙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四六 文杰武梟

这时，那青衣人和上官琦已停止硬拚内力的打法。两个人站在距数尺远近之处，彼此发掌，各以奇奥的变化，争取先机。

那青衣人一副毫无表情的脸色，看不出一点喜怒。上官琦也为迷药控制了心神，一脸冷冰冰的神情。两个人动手相搏，但神色间却是毫无敌意。

两人穷极变化的掌势，看得连雪娇十分神往。

忽听那青衣人冷漠地喝道：“让他停下手吧！”

连雪娇素手一挥，低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上官琦的神智，已然完全被连雪娇所控制，果然应声而退。

青袍人缓缓收了掌势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人姓什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女儿还不知道他的姓名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他的武功很奇怪，留着终是祸害……”

连雪娇心头一震，道：“现在可要杀了他？”

青袍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现在正值用人之际，他的武功，足可独挡一面，暂时留下他的性命。但十日之内，必须杀了他以绝后患。”

连雪娇应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女儿虽为穷家帮中之人所擒，但幸而尚未受到伤害，父王但请派遣职司。”

青袍人裂嘴一笑，道：“我已经调派了数路人手，深入中原，希望能混乱穷家帮的耳目，让他们尽出帮中高手，使君山总寨空虚下来，

暗中聚集高手，一举而毁他们基业，把他们君山总寨烧个片瓦不留。此举虽然不能使实力强大、遍布中原数省的穷家帮一蹶不振，但对他们江湖上的声誉，却有着甚大的打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父王神机妙算，世人难测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眼下‘滚龙王’三个字，在武林道上，虽已人尽皆知，但真正知道我们底细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这固然是凭仗迷神药物之力，使属下不敢生背叛之心，但一觉有异，立时处决的方法，也是原因之一。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侯，虽然权位甚重，但真正的机密，他们并未参与，只不过听我的令谕行事而已……”

他轻轻地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你在闵府数年，倍极辛苦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是女儿份内之事。父王对我教育培养，女儿万死难报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能心有此想，那是最好不过。但我向有宁负天下人，不愿天下人负我之想。虽然亲如夫妻父女，也是一样！”

连雪娇突觉由心底泛起来一股寒意，由背脊直冒到顶门之上，手心之中，冷汗涔涔而出。

她尽力地控制着激动的情绪，使自己的声音平静，装出一丝笑容，柔和地说道：“父王有何吩咐，女儿万死不辞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我要你吃点东西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纵然是断肠毒药，女儿也一饮而尽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那很好。”突然伸手由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两粒色彩不同的药物，接道：“我手中这两粒药丸，色彩不同，你自己碰运气吧！”

连雪娇望了那两粒药丸，伸手一齐取过。

青衣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放下。”

连雪娇赶忙又把两粒药丸，放回青袍人的掌中，道：“父王还有什么指示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这两粒丸药，都是我亲手调制之物。一粒毒性缓慢，服用之后，慢慢浸腐内脏，大概要一年吧，才毒发而死。另一种却是

一种增助功力，延年益寿的丹丸，服下之后，对身体大有帮助。我现在把两粒药物，一齐放在八仙桌上，由你自行选服一粒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女儿领命。”

青袍人果然把手中药丸放在八仙桌上，大步退到一角，说道：“你不要看我，自己用心选吧。”

连雪娇口中应道：“谢父王！”两道目光，却盯注在两粒丹丸之上。

只见两粒丹丸，一粒碧绿，一粒银白，同时闪耀着光亮。

她迅速把脑海中所得义父练成丹药的颜色，想了一遍，但又觉着都不相同。

她脑际千回百转，也就不过是眨眼间事，素手伸出，取过了那色彩碧绿的药丸。

青袍人突然冷冷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去取那白色的药丸呢？”

连雪娇神情激动，热泪盈眶，缓缓地答道：“这绿色药丸，可是有毒的一种么？”

青袍人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该从两种颜色上分辨出来。”

连雪娇举起衣袖拂拭一下泪水，陡然转过身子，说道：“父王恩养女儿一场，女儿不能报答了？”

青袍人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未置可否。

连雪娇又道：“女儿已不必再服这粒药丸，父王既然对我生了疑心，我只有以死表明心迹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之后，接道：“女儿在未死之前，有几句话，想对父王诉说……”

青袍人道：“好吧，你说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父王对我们四个姊妹，虽然各极宠爱，但悠悠之口，都说我最讨父王欢心……”

青袍人道：“嗯，不错，我也听人这么说过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因此，引起了三位妹妹们对我的妒恨，时时以谋我为快。”

青袍人冷冷地望了连雪娇一眼道：“你可是对我的裁判不服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女儿天胆，也不敢不服父王的裁决。但我那三位妹妹，未免太过毒辣了，只不过为了争讨父王欢心，竟然不惜视我如深仇大恨，必欲杀我而甘心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我奉父王之命，隐身闵府，数年之久，虽无大功大劳，但也无什么大错。穷家帮势力浩大，高手甚多，女儿数年来，暗中主持闵府事务，应付变化，均能一一应命，想不到最后一合，败在了穷家帮的手中……”

那青袍人似已听得不耐，举手一摇，冷峻地接道：“不要再说下去了！”

连雪娇凄凉一笑，目注手中的绿色药丸，轻启樱唇，缓缓向口中放去。

上官琦茫然地站在连雪娇的身侧，呆呆望着她匀红的脸儿。

连雪娇手中丸药，将要放口之际，忽听那青袍人大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连雪娇对生命，仍有着深刻的留恋，听得那喝声之后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青袍人缓缓伸出手去，说道：“给我。”右手一挥，抢过药丸，接道：“你选的不错，这绿色的丹丸，看去虽似毒物，但事实上，这却是一种固元保命的灵丹。你如毫不犹豫地把它一口吞下，对你帮助甚大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举起手来，一口吞下。

连雪娇暗暗忖道：“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这颜色惨淡的药丸，乃无毒之丹。”

心中在想，但表面之上，却装出一副愕然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她从小生存在充满杀机、变幻莫测的环境，养成了做作的习惯，能够忽哭忽笑，装作得天衣无缝。

青袍人收起桌上的白色药丸，说道：“我没有了解全盘真相之前，很难判断你的功过，这事暂时压下，等我查明真相之后再说。”

他目光一瞥上官琦道：“他的武功，确可独挡一面，但可惜咱们不

能留他太久。眼下正值用人之际，待事过之后，再杀他不迟，你现在立时带他赶往一处……”突然放低了声音。

连雪娇素知义父性格，多疑、冷酷，赶忙凝神静听。

果然，那青袍人改用一种传音入密的工夫，说道：“我已调集很多高手，云集中原，诱使穷家帮几个首要人物，步入迷途。”

只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急奔入厅。一个个手执单刀的大汉，愣愣地站在门口，目光一瞥那青袍人，急急对连雪娇道：“禀告郡主，自称穷家帮唐璇，特来相访。”

他虽是滚龙王的属下，但并未见过统率他的首领，竟然不识那青袍人。

连雪娇望了那青袍人一眼，问道：“他们一行几人？”

那执刀大汉答道：“连那赶车之人，一行四个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好吧！请他们进来吧。”

那大汉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青袍人低声说道：“久闻穷家帮中逍遥秀才唐璇足智多谋，来见你必有作用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父王可要和他相见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不用啦，我隐身在复室之中，听他和你谈些什么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据女儿所知，那唐璇从未习过武功，随行相护之人，定然是穷家帮中的高手。”

青袍人皮笑肉不笑一裂嘴巴，道：“你先见他，看他说些什么。”说完之后，立时隐入复室。

连雪娇暗暗叹一口气，缓缓走到大厅门口，抬头望着天际一朵飘浮的白云，只觉心中一片紊乱……

一阵杂乱的步履声，传了过来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儒巾蓝衫的逍遥秀才，当先而行。他身后紧随着两个身佩宝剑、面目娟秀的少年，亦步亦趋。

唐璇遥遥一礼，朗声说道：“不速造访，有扰郡主清兴。”

连雪娇冷冷说道：“你的胆子很大！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国交战，不伤来使。在下来访，并无半点恶意。”

连雪娇身躯一侧，道：“好一个不伤来使，请入厅中坐吧。”

唐璇缓步入厅，自动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。

两个佩剑的少年，站在坐椅两侧。

连雪娇目光一扫两个佩剑少年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凭这两人之力，你就敢擅闯龙潭虎穴，你的胆子够大。”

唐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并非寻事而来。”

连雪娇圆圆的大眼睛，眨动了几下，笑道：“那你是善意的相访了？”

唐璇目光一掠上官琦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他中毒很深？”

连雪娇素手一挥，低声对上官琦道：“守住大门。”

上官琦纵身一跃，飞落大厅门口，回头一站，拦住了去路。

唐璇身侧的两个佩剑少年，四道目光一齐转动，望了上官琦一眼，但却静站未动。

唐璇缓由项后，取下摺扇，笑道：“连姑娘可信在下会冒险深入龙潭虎穴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任凭你舌翻金莲，今日要想生离此地，怕难以办到！”

唐璇淡然一笑，道：“穷家帮四十八杰，已团团包围了这所宅院。只要在下一声令下，立时由四面八方，攻入此地。”

连雪娇心中微微一震，但表面之上，仍然保持着平静的神情，说道：“只怕你已难有下令的机会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先说清楚相访来意，咱们再试试鹿死谁手。”

唐璇摇挥着摺扇笑道：“在下想来和姑娘打听一人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唐璇道：“滚龙王。”

连雪娇秀眉一耸，道：“你要见他？”

唐璇道：“不错，我要见他，我要证实一件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唐璇道：“不知是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位才气纵横的人物。”

连雪娇放声大笑道：“你可知要见滚龙王的规矩？”

唐璇道：“还望姑娘指教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凡是见过滚龙王的人，只有两条路走。”

唐璇道：“不知是哪两条路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第一条路是投奔门下，效忠一生。”

唐璇道：“这第二条路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第二条路更简单，一个字：‘死’！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只怕姑娘难作主意，两条路均非唐璇所愿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既然心中不愿，那还是不见的好。”

唐璇道：“我一定要见呢？”

连雪娇怔了一怔，怒道：“滚龙王是何等人物，岂是任何人随便可见的么？”

唐璇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稍安勿躁，如若我唐某人料事不错，滚龙王就在那复室之中……”

连雪娇头也不转一下，若无其事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盛传你足智多谋，并未闻得你武功过人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文才武学，各极其用。天下事，未必定需武功才能解决。”

连雪娇素手一挥，道：“过去，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”

上官琦随着连雪娇挥动的玉手，缓步走了过来。

分守在唐璇身侧的两个眉目清秀少年，突然向前疾进两步，挡在唐璇身前，寒光一闪，双剑一齐出鞘。

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住手。”

连雪娇不用回头，已听出那声音是谁，举手一招，高声叫道：“回来。”

上官琦回头望了连雪娇一眼，又缓缓退了回去。

唐璇转脸望去，只见复室门口，站着一个青袍人，面目冷漠，毫无表情。

此人的装着平凡，五官亦很端正，只是那张毫无活人气息的脸，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。

唐璇缓缓站起，低声对两个仗剑少年说道：“你们退到大厅外等我。”

两个仗剑少年略一犹豫，收剑退出大厅。

那面色冷冰的青袍人，目注连雪娇，一挥手道：“你们也退出去。”

连雪娇低声应道：“女儿遵命。”带着上官琦退出大厅。

眨眼之间，敞厅中只余了逍遥秀才和青袍人。

唐璇缓缓合起摺扇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柄短剑，躬身说道：“师兄别来无恙，小弟还剑来了。”

青袍人目光一瞥那短剑，慢步走近一张太师椅，缓缓落座道：“哪一个是你师兄？”

唐璇笑道：“滚龙王。”

他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除了师兄之外，小弟再也想不出当今之世，能有人建立起这等神秘的权威。”

青袍人无声无息地裂嘴一笑，道：“我也久闻穷家帮中的唐璇之名，今日幸会。”

唐璇道：“师兄虽然能用精巧的人皮面具，掩遮去本来面目，但却无法改变小弟幼年时听惯的声音。”

青袍人一阵默然，拒不作答。

唐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师兄先请收下使者之剑，小弟再以大礼参拜。”

青袍人忽然一瞪双目，杀机闪动，冷冷接道：“我杀死你，只不过举手之劳。”

唐璇神色从容地笑道：“师兄如一掌把我击毙，用毒、智谋，再无匹敌；武林霸业，指日可成。但你将悔恨对手难寻，求敌无处，埋没了你绝世才华。”

青袍人阴恻恻地一笑，道：“怪不得穷家帮近年中在江湖声威大振，原来是你中间作祟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小弟究竟是棋差一着，不似师兄的豪名如雷……”

青袍人冷冷道：“你不用想启动我故旧之情。任凭你巧舌如簧，也难说动我铁石心肠。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当今之世，只有你能和我一较智谋。杀你之后，指日间可成武林霸业。”说话之间，人已经步向唐璇逼了过来。

逍遥秀才神色从容，挥了挥摺扇，笑道：“师兄暂请息怒，听小弟说完了几句话，你再杀我不迟。”

青袍人缓缓举起了右掌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唐璇目光一扫那青袍人举起右掌，笑道：“咱们同出一师，师兄当知小弟无缚鸡之力，你要杀我，易如翻掌折枝……”

青袍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自愿送上门来受死，如何能怪我心狠手辣！”

唐璇道：“师兄素知小弟性格，生平之中，从不作冒险之事。我既然敢来相会师兄，早已想到了你可能杀我……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纵然尽出了穷家帮中精锐，又岂能奈我何？”

唐璇突一整脸色，喝道：“师兄请后退两步，小弟有一件护身之物，拿给师兄瞧瞧……”

青袍人看他说得庄严，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唐璇冷然说道：“师兄请再退两步……”他微一停顿，又道：“如果小弟和师兄同归于尽，十年之内，江湖上不致再有人妄图武林霸业。”

青袍人依言退了两步，但那举起的右掌并未放下，接道：“我的劈空掌力，十步内可以碎石裂碑，谅你那血肉之躯，决然挡受不起。眼下我这举起的右掌，已经运足了十二成的劲力，如箭在弦，不得不发……”

唐璇微笑接道：“师父临终之际，曾经告诫小弟道，今后二十年形势，是咱们师兄弟同门操戈之局。唉，想不到竟然被师父言中！”

青袍人道：“他如当真有未卜先知之能，就不该收我这个徒弟。”

唐璇道：“师父学究天人，旁通奇数，他告诫小弟之言，一一灵验……”

青袍人一裂嘴巴，说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唐璇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他说师兄心胸狭窄，头有反骨，一生善变，手辣心狠，必将成一位绝代凶人。只要你基业稍稳，第一个要杀之人，必然是我……”

青袍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师父猜得不错。”

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你的才智，早已为我妒忌，杀你之心，并非起自今日。可惜你隐身穷家帮中，我一直无法找到杀你的机会，难得你今日自动送上门来。”

唐璇道：“小弟虽无伤害师兄之意，但却早存了提防之心。如我没有安排，决不会亲自赶来和你相见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世，你可算我开创霸业中最大的障碍，不杀你寝难安枕，食难甘味。不论你在这宅院之外，布下了什么的天罗地网，也难吓阻我杀你之心。念咱们同门一场，我破例给你一点优待，允准你提出一个未完的心愿，和选择死的方法。”

他伸手解下腰间一条青色丝带，迅快搭在梁上，结了一个活结，移过一把太师椅，放在那绳结之下。又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把金光灿目的短剑，随手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上吊、用剑，任你选择。这宝剑上已经淬过毒药，见血封喉，破皮即死。如你能信我劝告，用剑自绝，当可灭去甚多肌肤痛苦。”

他缓缓向后退了两步，接道：“我等你一盏热茶工夫。过了这段时刻，你如仍然不自动手，而别怪我要出手了。”

逍遥秀才唐璇一皱眉头，望了那绳结和金剑一眼，说道：“师兄可否把你的人皮面具取下，让小弟最后一见你的真面目？”

青袍人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好吧。”举手在脸上一抹，那张毫无活人气息的怪脸，突然隐失不见，一张面色紫红、双颊间各有一个疤的丑脸，出现眼前。

唐璇突然跪拜下去，黯然说道：“小弟和师兄同门十年，连这次才不过两睹师兄真面目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接道：“这也是你最后的一次。”

唐璇抬头望去，那张紫红的丑脸已突然消失不见。青袍人又戴上那制作灵巧的人皮面具，恢复了那等冰冷的神色。

唐璇缓缓站起身子，目光一扫青袍人，回手取过那金色的短剑。

青袍人笑道：“拔出剑来。”

唐璇一按机簧，沙沙一连轻响，一个蓝芒夺目的利剑，应手出鞘，说道：“师兄这剑上淬毒好重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不但淬毒奇重，而且锋利异常。你只用剑尖轻轻在肌肤之上一点，立时可毫无痛苦地中毒而死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据小弟所知，见血封喉剧毒，无不使人体痛苦难耐。”

青袍人似是已等得不耐，厉声接道：“你究竟是要不要死？”

唐璇左手握金柄毒剑，右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白色玉盒道：“师兄可识得此物么？”

那青袍人目光一瞥那玉盒道：“盒中所藏，可是师父遗物《天简续篇》？”

唐璇笑道：“师兄一语中的，猜得不错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放下玉盒，后退三步。”

唐璇依言放下玉盒，说道：“师父临终之际，曾把这玉盒交付小弟，并且告诫于我，一旦咱们师兄弟正面为敌，就让我开这玉盒，《天简续篇》上，尽都记载着对付师兄的办法……”

青袍人冷冷接道：“你可曾启开过这玉盒么？”

唐璇摇头说道：“师兄虽然无情，小弟不能无义，因此一直未开……”

他微一停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再说小弟也不屑开这玉盒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可是自负才华，想凭藉本身所学，和我一较长短？”

唐璇道：“同门阅墙，兄弟操戈，大势既成水火，兄弟不得不挺身而出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好一个挺身而出。”右手一挥，隔空点去。

唐璇闷哼一声，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，左手摺扇，应声落地，一条左臂，也软软地垂了下来，头上冷汗如珠，滚滚而下，强忍着痛苦，说道：“师兄的功力，愈来愈深厚了，这虚空一指，就卸了我的左臂。”

青袍人一裂嘴巴，无声无息地一笑，道：“我要你双臂齐折，两腿并断。”

唐璇的身体，似已支持不住，缓缓向旁移动了两步，坐在一张木椅之上。

青袍人似生了不忍之情，举起的右手，又缓缓放了下来。

唐璇重重地咳了两声，举起右袖，拂拭一下头边的汗水，说道：“那玉盒之中，是否当真是《天简续篇》，小弟不很清楚。我因一直没有启看过，也不忍启开一读。”

青袍人双目之中，杀机重现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不论你说什么，也无法触动我仁爱之心。”右手一挥，又是一指点出。

唐璇本能地双足用力一蹬，连人带椅子一齐翻了过去。

青袍人一指点空，立时纵身而上，右脚一抬，踏在唐璇前胸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虽然有十年同门之谊，但目下形势不同，今日如不置你死地，势必将留下无边的祸患……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师兄如若再虚空发掌，小弟或只有坐以待毙。但师兄这般欺身攻上，实是大为不智之举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对？”

唐璇道：“在欺近我身侧之时，我已下手施了暗算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胡说八道。”

唐璇道：“小弟向不轻言，师兄当知我性格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有什么证明我中了你的暗算？”

唐璇道：“师兄请挽起左臂上衣袖瞧瞧。”

青袍人微一沉吟，果然举起了左手，拉开衣袖，仔细瞧了半晌，毫无异状，不禁心中大怒，正待发作，忽然觉着踏在唐璇前胸的右脚一麻。

只听唐璇大声笑道：“小弟不会武功之事，师兄想必知道的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咱们已几十年不见了，谁知道你是否已经学过。”

唐璇道：“就算我学过，也难及师兄万一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还有自知之明。”

唐璇道：“但心机智谋方面，那就和下棋一般，师兄总是输我一筹。”

青袍人冷哼一声，默不作答。

唐璇勉强忍受着痛苦，接道：“师兄如若不肯听小弟之言，卷起左臂衣袖，小弟决无能算计你的右腿。”

青袍人缓缓提起踏在唐璇前胸的右脚，道：“你用什么暗算我？”

唐璇答非所问道：“我不会武功，不知运气疗伤之事，师兄先请把我的左膀肩骨给接上，好么？”

青袍人冷哼一声，拿过唐璇左膀，用力一拍。

只听唐璇闷哼一声，出了一身大汗。

青袍人道：“你现在该说了吧！”

唐璇摇了摇摺扇，道：“咱们师兄弟多年不见，今日能得会晤，也算得人生一大快事，岂可白白错过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要怎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小弟想奉陪师兄喝几杯酒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不怕我在酒中下毒？”

唐璇道：“小弟不忍独自偷活人世，极愿奉陪师兄一死。”

两人言词尖锐，锋芒相对。由于彼此之间同出师门，往事在两人的心目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昔年印象，更增加两人之间猜忌，信任和斗智上的炫奇。

青袍人冷静地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师父也许传了你未传过我的隐秘……”

唐璇微笑接道：“师兄带艺投师，师父爱才授技，你已尽得他老人家的武功，举世之间，很难找出堪与你匹敌之人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用毒、行略，只怕你已尽得了师父不传之秘。”

唐璇神秘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十年前滚龙王盛名初传，小弟就怀疑那人是你，十年后的今天证实了我的判断不错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如能在早十年出道江湖，天下大势，也许是二分霸业之局。可惜你已经晚了十年，当今江湖上几个武功高强之辈，已相继死在我暗箭明枪之下。纵目武林，已无人能是我的敌手了！”

唐璇道：“穷家帮聋、哑二老，武功卓绝，足以和师兄颢颥。何况我已为穷家帮选出了八英四十八杰，师兄虽然已基业稳固，但你天生猜忌，难收人心，只不过凭藉着惨酷的屠杀和药物，造成了庞大的权势。如他们服用的药物被解，这些人决不会再替你卖命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放眼天下，能解我药物之人，只不过你一个人而已。但你已在我掌握之中，今日决难生离此地。”

唐璇挥摇了一下摺扇，道：“不错，师兄今日如想杀我，只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但杀我之后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师兄亦将陪我泉下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我不信你已在我身上用了手脚，何况我已运气闭了右腿穴道，大不了我只断一条右腿而已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小弟如无制服师兄的办法，决不敢单身来此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眼下只有两个办法，可以解决了咱们师兄弟之间争端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唐璇道：“小弟应穷家帮主欧阳统邀聘之日，言明只助他们十年。现距十年之期，只不过一月时光……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如肯放手江湖中事，明哲保身，退隐林泉，不但可保咱们师兄弟之间的和气，小兄愿尽我之力，为你建筑一座冠绝天下的寝宫……”

唐璇接道：“如若师兄愿和小弟一同归隐，放手武林中事，竹篱茅舍，于愿已足……”

青袍人忽然冷笑一声，打断了唐璇之言，接道：“看来咱们两人之中，必要有一个死去……”

唐璇道：“只怕是一个同归于尽之局。死亡虽有先后，小弟自将

先你而去，但我尸骨未寒之时，师兄亦将尝试死亡滋味……”

他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小弟并非存心和师兄作对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既未存心和我作对，那是留恋你目下的权威了。只要你肯倒戈穷家帮，我将付以重责。咱们二个人，如能同心合力，底定武林霸业，易如翻掌折枝。”

唐璇道：“古往今来，才人辈出，但从未一人能独霸武林，令行天下，极一人权威之盛，多少人家破人亡。师父临终之际，含泪遗嘱小弟，决不能袖手旁观，看师兄在江湖上造成惨酷的屠杀……”

青袍人厉声喝道：“你既口中称我师兄，该知长幼有序，武林中最重辈份，你竟敢这般目无尊上地教训起我来了！”

唐璇抱拳说道：“小弟怎敢以下犯上，实是师父遗命难违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舌软口扁，随你胡说，但叫我如何能信？”

唐璇道：“如若小弟身怀恩师遗诏，师兄是否肯遵诏行事？”

青袍人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我不信有这等事！”

唐璇淡淡一笑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副密封的白绢，递了过去。

青袍人缓缓打开，白绢上果然是师父手笔，龙飞凤舞地写着几行大字。唐璇道：“师父手笔，劲透绢背，当非小弟可以伪造。”

青袍人略一过目，随手揣入怀中，冷冷说道：“单凭此诏决难使我相信，想来师父定然还有其他信物了？”

唐璇道：“信物虽有，可惜小弟并未带在身边。师兄纵然把我立毙掌下，也是难以取出。”

青袍人双目中杀机一闪，道：“你敢独身涉险见我，想是早已有备，你相信我决然不会杀你了？”

唐璇道：“小弟抱必死之心而来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那很好，我定要使你如愿。”

唐璇忽然长叹一声，流下两行泪水，道：“小弟来此之时，明知难以劝醒师兄，但十余年同门之谊，小弟实不忍坐视不管……”

青袍人放声大笑道：“大丈夫泪贵如金，岂肯轻易洒落？如自知逃生无望，那就早些自作了断。我拚断一条右腿，今日非得杀你不